



一手锤子、一手火枪，小小一只瓷罐大有乾坤，梅荷菊题材的铜钉体现国画审美，篆刻手法来自雕塑技艺；一项铜瓷、一项锡雕，两种非遗技艺汇于一身，出彩儿的手艺人叫绝。现居宋庄的李金波就是这样一位“双料艺人”，但作为自己口中“不安分的手艺人”，他仍在每日锤打火炼的劳动中摸索前行，向着“多料”方向行进。

千锤百炼

“叮叮当当”“呼呼……”推开李金波宋庄工作室的大门便能听到不小的动静，走进里间，声音有了来处：几名工人举起锤子，反复敲打修整器型；按动开关，火枪向火盆中的锡器喷出赤焰，火舌将器物表面舐得通红发亮。

环顾四周，靠墙放置的长桌上烧痕、刀印斑驳，摆满了工具和未完工的物件，大大小小的瓶罐和各式锤子散落一地。李金波放下火枪，抹了抹手，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干活的劲儿，干净不了。”

这间屋子似乎与人们对“艺术工作室”的想象大相径庭，但也正是在这里，各种锡器、铜器、瓷品自锤下过，从火中来，经千锤百炼成为艺术品。屋里最显眼的是一面工具墙，挂着数百件锤子、砧铁、锯子、火钳等工具，平头的、尖头的、弯头的，大小、形状各不相同，都是李金波和徒弟们用惯了的“老伙计”。

无论金银铜锡，欲成“大器”，都要经过反复锻打成型。托在手中的一只小壶看似普通，其实经历了十几万次的锤敲锻打。过造型这一关，锤子和砧铁是主角。每根砧铁都有头尾，尾部形如三角锥，插入一根半米多高的木桩即可固定，头部则有不同形状，完全平整的、半圆的、向内凹进的……其主要作用是在锻打过程中提供支撑，帮助器物塑形。不同样式的锤子也具备不同功能，出嘴、敲嘴、修嘴，需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选用。李金波将一只钵形器皿套在砧铁上使劲锤打几下，器皿表面出现浅浅凸起，按此方式继续敲打，一只锡壶的壶嘴便慢慢成形。锤与砧的功能不仅发挥在大物件上，方寸之间的铜瓷工艺，同样少不了它俩。从做铜钉到铜钉，都离不开一柄小锤的敲打。

火在两种技艺中则扮演不同角色。经过千百次的敲击，金属持续受力，会逐渐疲劳变“硬”，若不进行处理，便会产生裂纹甚至彻底断裂，此时便轮到火枪出场，给器物来一场“洗礼”，经过退火处理的金属消除了内应力和加工硬化，提升了塑性，浴火重生，又能承受下一轮的敲打。

铜瓷中需动火的步骤是铜钉制作。铜瓷技艺有“常活”“秀活”之分。“常活”是对民间普通生活用品的修复，手法简单，注重实用性，“秀活”则在实用性基础上增添审美要求，所使用的铜钉称为“花钉”。花钉形态不拘于传统的简单四边形，精雕细琢后，花鸟鱼虫皆可成钉。李金波拣出两片银制荷叶，在贴镶到瓷面之前需将其焊接起来，用锡作“胶水”，拿火枪将其融化了，两片荷叶便能严丝合缝地贴在一起，毫无拼接痕迹。

制作工具和方法千百种，最重要的还是拿工具的那只手。李金波相信，最终做出什么样的作品，还是系于一手，全凭一心。



千姿百态

锡器制作看似抡锤就打，实则粗中有细；铜瓷精雕细刻，其中更有玄机。

“这有点像写书法，你说是简单的字儿好写，还是复杂的字儿好写？”话到嘴边，李金波非要先卖个关子，“简单的字儿反而更难。大道至简，越是简单，就越体现功力，铜瓷也是这样。”

客户送来修补的瓷器多为杯、壶，寥寥几钉，既要保证滴水不漏，又得一眼瞧去大方美观，其中说道可多着呢。

“每只瓷器情况不同，我们得先和顾客问好了，‘是摔坏的还是磕坏的’？摔坏的，‘啪嚓’一声，碎得干脆，就那几道裂纹；磕坏的可得小心了，别看表面上就几条冲线、几块掉碴，实际还可能暗伤，不琢磨清楚了，修复过程中，特别是打孔时暗伤就会暴露。”李金波细细分析。

情况摸透了再确定修复方案，这一步需考虑器型特点。做装饰饰，得保证裁出的花片与瓷器表面曲线贴合，便于日常使用。最普通的铜钉也需深思熟虑。“铜钉尺寸要接近杯口宽度和杯身高度的固定比例，铜钉间距与冲线数量有关，比如一件单条冲线的斗笠杯，它本身上宽下窄，我们就会把上面铜钉的距离做宽些，下面依次收窄，视觉上才好看。”既须使用舒适，又要大方美观，正因为手艺人的“千方百计”，才有了作品“千姿百态”。

李金波给自己的定位是“不安分的手艺人”，就爱不走“寻常路”，不吃“回头草”，这不仅体现在作品设计上，也体现在他的学艺之路中。

如果他不学，恐怕谁也猜不到他最初吃饭的手艺是雕塑，后来才渐渐学习了铜瓷、锡雕等技艺。他解释自己这可不是学一门扔一门，他要干的是深度“跨界”。他不仅将雕塑的设计思路和雕刻、浮雕等工艺移用到铜瓷中，还琢磨出不少混搭玩法。大漆这东西有意思，他就拿来用到铜瓷上，漆补的瓷器好看实用，用到锡雕上，堆漆也能做出别具风味的浮雕效果。锡器做熟了，那铜器、银器、金器呢？一路深挖下去，乐趣无穷无尽。

“这中间当然也有困难，但匠人最重要就是那股子犟劲。”当初研究大漆那几个月里，李金波翻来覆去做过几十次尝试，大漆需要时间阴干，方法不对，前面付出的时间精力全白搭。并且大漆对皮肤有刺激性，一不小心就会过敏，发作起来痒得晚上睡不着觉，但他偏要较这股劲，“越是难，心里越憋着口气，不把这东西整出来，这事儿没完！”



千秋百代

做手艺，除了犟劲，还得有闯劲。用他家乡的东北话说，李金波打小就“闯楞”，爱琢磨。小时候上山放羊，他就抓一把泥捏各种玩意儿，长大后涉猎更广。铜瓷是家学，耳濡目染下自然地上手就会，学锡雕可多了一番周折。

李金波最初对锡雕的了解来自网络，自己鼓捣了几个月，发现这门手艺还真有点“深”，便决定寻一位师父。几经周折，他联系到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赖庆国，大师回复简单：“最好面谈。”

面谈就是有戏，心动不如行动。这位豪爽的东北汉子当即定下第二天的机票，“零点五十起飞，三点一刻到昆明，在宾馆睡了三个小时，出发转蒙自，到红河大概是中午十二点。”这一段千里奔赴，李金波记得清清楚楚。

“面试”的情景也记得详细，“我就实实在在地讲了自己的经历，为什么想学锡雕毫无保留地讲了一遍。”大师沉稳，没说别的，只是让他下车间，这是要看看他的能耐。进到车间，他与师傅们一道吃喝上工，见活就干。到底是有底子，几天下来，他的作品就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认可，也获得了大师的点头。

手艺好固然可贵，而千里拜师的真诚和执着更为动人。为了一句话、为了一声“师父”跨越千里，以诚心换连心，这样的情谊千金难买。春节回家过年，师父叫他，给他装了满满两大包的特产，“一个包装不下，师父拿了自己的背包给我装。临走时我实在挺不住了，抱着师父嗷嗷哭。”十几年过去，年近五十的李金波一提到这段经历，还是忍不住擦眼泪。

如今李金波自己开始收徒，他也有了自己的一套收徒标准和教法。

“想学的，进门来先不教，看其他人怎么做就怎么做。”这样“开盲盒”般的初学经历，赵寅亮深有体会，他是李金波排行第八的徒弟。“我刚来的时候，师父三天没怎么和我说话，只告诉我工作室里所有工具都能用，放手先干着。东西做出来了，他提意见，也不评价好坏。开始心里挺没底的，但是越做越顺。终于有一天做出来的作品让师父点了头，虽然他不说话，但我看得出来他很高兴。”

做了，错了，重来。李金波解释，之所以一上来就敢放手，一方面是看人品，骄傲自满、咋咋呼呼的干不了这行；另一方面是锻炼，学手艺，从来都是在干中学，实践出真知。自己犯过的错误、自己悟出的道理永远比师父教得深刻。“如果一上来就指导，相当于定出了框架，限制发挥空间。我们要传承的是真手艺，这是手艺，更是艺术，必须有自己的想法，才能长久走下去。”



精雕细刻 · 李金波

本报记者 王倚剑